



影视同期声·小说系列



黄蓓佳 原著 村人 改编

月色撩人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月色撩人

影视同期声·小说系列



黄蓓佳 原著
村人 改编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月色撩人/黄蓓佳原著; 村人改编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2.1

ISBN 7-5399-1697-4

I. 月... II. ①黄... ②村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089899号

书 名 月色撩人
原 著 黄蓓佳
改 编 村 人
责任编辑 孙金荣
责任校对 薛 亮
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
印 刷 盐城市印刷厂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7.5
字 数 15 万
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, 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-8,200 册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1697-4/I·1598
定 价 12.8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第一章

1

像铁屑粘在磁铁上一般，杨守富跟在华桦的身后。

站在公交车的站牌下，华桦不动一步，杨守富的脚绝对不会挪一丁点儿。

二十三四岁的华桦，那可人的模样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小些。大学毕业之后，进了《石城晚报》做记者，负责法制专版。虽说工作才两年不满，工作的性质使她的思想观点急遽趋于了成熟；优越的家庭环境，从小就使她任性。要不然，她才不会管杨守富的这门子闲事。华桦完全是凭自己的直觉，认为杨守富这二十年的牢坐得够冤枉的，所以她才让杨守富跟在她的身后。

杨守富今年正遇花甲。杨守富外表与实际的年龄的差别，正好与华桦相反，若是说杨守富已是古稀之年了，也不会有人怀疑。

自从被抓的那日起，杨守富就认定自己是被冤枉的，但

他除了在监狱里熬完七千三百个日子之外，别无他法，走出监狱差不多快十年了，到处诉说冤屈的杨守富，仅仅得到那些听过他诉说的人的一点同情，谁也帮不了他。今天忽然遇到华桦，在杨守富如祥林嫂般的诉说下，居然就答应为他翻案申冤，杨守富当真就像穷了八辈子的人，早晨走出家门，就被天上掉下来的金娃娃砸了脑袋一般地兴奋，他恨不得自己变成华桦的一条尾巴，才不会担心走丢了自己。无论是忽然而至的兴奋，还是二十年监狱生活的折磨，都使得本来瘦弱的杨守富，不停地喘着粗气。剧烈的喘息，使杨守富佝偻地夸张地颤动着，好像随时都会因突然的颤动而折断似的。满脸的苍老中，夹杂着疲惫与窝囊，最掩饰不住的还是兴奋，无法抑制的兴奋。虽说是深秋即至，秋风瑟瑟，杨守富眼睛瞥了一下翘首盼车的华桦，偷偷地又把身上那件陈旧的中山装的纽扣，解开了两粒，好让外面的风，从他解开纽扣的缝隙中钻进去，免得使他无法面对骤然而至的兴奋，一下子承受不了，惟有用凉凉的风，才能使嘭嘭乱跳的心脏，在冷却中克制一点，减缓些跳动的速度。

一辆大巴士减速驶进了车站。

车站上聚集的等车人，蜂拥而上。华桦灵巧的身材，鱼一般地极其简单地游上了车，杨守富当然不敢落后，偏偏他的手搭在车门上的一根拉手上时，一位穿着入时的少妇的脚，也正好和杨守富的脚一起，踏上了车门口上的阶梯。二十年的监狱生涯，足以使杨守富在别人与之相争时，主动地退让下来。可那女人比杨守富退让得还要快。杨守富反而犹豫起来，不知道自己是该上，还是该下。车下一片谩骂声，把杨守富犹豫的脚逼上了车。杨守富这才明白过来，刚才不与他争上车的

少妇主动的退让，绝对不是出于对年迈者的礼貌，绝对不是教养使然，而是压根就没有瞧得起杨守富，害怕他身上的气息，把她身上的时装熏出异味。少妇一脸的鄙视正好落入杨守富的眼帘。

杨守富自觉形秽地低下了头，不过他还是努力地睁大眼睛，把上眼皮竭力向上翻，把站在他前面的华桦纳入自己的视线之中。

大巴士缓缓地驶出车站。

华桦背着长带帆布包遮掩着她青春的臀部，杨守富的目光安分地落在帆布包上，渐渐地有一双腿遮挡住杨守富的视线，使他很难再看清整个帆布包。杨守富暂时放弃对帆布包的守望，抬起头看看，一位中年男人挤在了他的面前，杨守富从这个男人的长相上，就觉得不是一个正经的主。忽然，杨守富觉得男人的某个部位还在移动，杨守富直觉的眼光落在男人的下半身。果然，男人缓慢地让自己的身子渐渐地靠近华桦的帆布包，慢慢地再把帆布包挤在一边，他的腹部就挨近了华桦的臀部，尔后，故意随着行进中汽车的颠簸，身子在华桦的臀部上磨蹭，脸上便弥漫开色欲之相。

杨守富厌恶地注视着。

就在杨守富依旧保持着他对面前这位男人的厌恶时，一架从深圳飞来的飞机，正带着引擎巨大的轰鸣声，降落在石城机场。叶宗平和苏小民夹在人流中，从机场出口处走了出来。叶宗平踌躇满志地手提着一只精致的密码箱，一副气宇不凡的神态，紧随叶宗平身后的苏小民肩上斜挎着一只电脑包，弓

身推着行李车，脸上同样有一股抑制不住的得意。

“终于回来了，叶先生。”苏小民紧走一步，与叶宗平比肩而行。

“是啊。”叶宗平侧脸看看苏小民，“还是你父亲苏大律师赢了。”

“律师还那么保守，我大学毕业后没有继续读研究生，把他气得害了场大病，还扬言要与我断绝父子关系呢。”苏小民摇摇头，“现在怎么样？还不是我赚的钱比他多？”

“好好干，将来会有那么一天，我们赚足了钱，就可以把石城踩在脚下。”叶宗平得意地笑笑。

“我可不够资格那么去想，没有叶先生你那样的宏才大略。”苏小民自嘲地笑笑，说，“趁着年轻，多赚钱，有滋有味地享受生活，这就是我的愿望了。”

“不矛盾啊。”叶宗平用教育的口吻对苏小民说，“无论是一个人，还是一个民族，若是把赚钱放在首位，放在比做任何事情都重要的位置上，世界就会变得可爱得多，也简单得多。”

苏小民认真地点点头。

“我们得找最好的饭店，租下最豪华的商务套间。”说话间，叶宗平和苏小民已经走到机场旁边的巨大广告牌下面。叶宗平仰望着广告牌上的饭店介绍，边看，边说。

“叶先生，你把深圳的公司卖了，回石城来，是不是有点……”

“草率，是吗？”叶宗平的目光并没有离开这一排巨幅的广告牌，似乎其中隐藏着他所需要的一切契机，“石城与深圳比较，还处在一个发展的初级阶段，它有大量的空间，让人去驰骋，这就是我所需要的，我是个不愿意嚼别人吃剩下东西的

人,我喜欢荒野,喜欢挑战,甚至挑衅。”

苏小民跟在叶宗平的身后,除了不住地点着头之外,不著一言。

“不需要花多长时间,在石城,就会有我叶宗平辉煌的事业。”一辆摩托车鸣着喇叭过来,叶宗平下意识地避让了一下,却与前面手里拎着东西的人撞在了一起,叶宗平回神一看,那人拎着一桶颜料,颜料不偏不斜地泼洒在叶宗平那身笔挺的西服上,“你长没长眼睛? 呆 B!”叶宗平选择了石城人通常骂人多用的词汇,朝面前这位正手足无措的人愤怒地发泄着。

“先生,是你自己撞上来的啊。”那人喃喃地说,像是自言自语。

“我撞了你?”叶宗平瞪大眼睛,继续吼叫着,“你看看自己站的地方,这里是你可以拎着东西站的吗? 这里是人行道,不是供你摆颜料地摊的。”叶宗平看见地上还有几桶颜料,他也发现另外还有几个人正在给一幅广告牌重新换设计图案,也知道是自己刚才一直眼睛看着广告牌,而没有朝前看,才撞上人家的,可凭叶宗平一贯养成的性格,只是认为,这人不该在他叶宗平走路时,拎着颜料来到他的身边,“这都是些什么玩艺? 什么破烂货? 垃圾,垃圾。”骂第一句垃圾,叶宗平看的是地上的颜料,骂第二句垃圾,叶宗平怒视着站在他面前的人。

苏小民站在叶宗平的身后,钦佩地看着叶宗平。

那位画广告的人,被叶宗平这一骂,真的心虚了,怀疑是自己先撞了叶宗平,赶紧放下手里装颜料的桶,从口袋里掏出一些纸来,拉过叶宗平的衣服,想擦,嘴里还不停地道着歉:“对不起,先生,对不起……”

叶宗平叭地打开画广告的人的手:“你以为说一声对不起

就 OK 了？”

“那……我赔你洗衣费。”

“你赔得起吗？啊？120 支精纺羊毛，意大利名牌，你一个画广告的能赔得起？你知道这套衣服值多少钱？啊？”叶宗平咄咄逼人。

“这套衣服你别洗了，我可以送你一套更好的。”

一个女人的声音，使愤怒中的叶宗平惊讶地把视线转移过去。

“给他一张名片。”女人对身后一位夹着包的青年吩咐道。

叶宗平接过名片，上面写着：

梅洁/经纬集团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

叶宗平立即温和下来，朝面前这位他也猜不出准确年龄的董事长微笑着点头，而梅洁一副严肃，对叶宗平的微笑，没有给予一丝关怀般的回应。

“我们正好研制了 130 支精纺羊毛，同样通过了国家质量的认证。请你在我们工作时间，给我的秘书来个电话，告诉他你所需衣服的尺寸、号码和颜色。”

“不不不，梅总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开个玩笑而已。”

叶宗平察言观色、见风使舵的能耐，不说炉火纯青登峰造极，也可称得上得心应手运用自如。偏偏叶宗平今天碰上的是梅洁，是个滴水泼不进的冷面女人，是以不变应万变来对待生活的人。

“没关系，就算我们公司借你的人体做一次产品发布。”梅洁礼貌地笑笑，转身走了。

叶宗平不死心地追上去，再次作着解释。

“梅总，我真的不需要什么赔偿，权当结交梅总您这位朋友的一张门票……我是新来石城，以后会有许多事情麻烦梅总关照，我相信我们会有生意上的往来，梅总，我……”

“我跟别人打交道喜欢一次性结清，从不拖泥带水。”

梅洁脚步不缓头不回地说着，朝前走。

叶宗平万没想到自己来石城第一次对人谦和是这样的遭遇，愣愣地看着梅洁向远处走去的身影。

杨守富依旧厌恶地看着揩着华粹油的中年男人，他小心地把拢开的五指攥成了拳头。

杨守富浑然不知在另一个地方走出的两个人，与自己的生活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一个是苏天雷。

一个是林安宁。

苏天雷一边掏出手帕擦着不住从脑门上沁出来的汗水，一边得意洋洋地从法庭走出来，不时地还扬一扬、点一点头，向那些认识和不认识的人还个礼，对他们向他表示又一次为当事人在法庭上胜出对方的祝贺，谦虚而又显现矜夸地笑着。林安宁距离苏天雷一步之遥地跟着，走在林安宁身边的那位，是律师事务所的文书，他的肩膀上挎着装满苏天雷工作档案的背包，可能是分量过于沉重了些，文书的肩膀略显得一高一低，而林安宁的脸上还是那副招牌式的若无其事的笑容。

“效果还不错吧？”苏天雷习惯在询问自己的手下时，总是不回头，不面对，这样就更凸现出自己的身份。

“刚才还有两个记者要采访您呢，苏大律师。”文书把脖子

伸长一些，对苏天雷说着。

“噢，就让小林去对付一下记者吧。”

“功劳是您的，风头反而让我去出，这不是怪事？”林安宁拖长着声音说。

苏天雷极不舒服林安宁和他说话时，把最后一个字的尾音故意夸张地拖长，长得使他的神经承受不了，这次同样有如此的感觉。苏天雷放慢脚步，让文书先走过自己的肩膀，尔后他眼睛依旧看着前面，只是朝林安宁欠一欠身子，边走边说：“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。刚才就因为你的迟到，差点让我在法庭上穿帮。”

“不是没穿帮吗？”林安宁耸耸肩膀。

“是不是又先去股市了？”

“只是路过时，进去看了一眼，就一眼。”林安宁没否认。

“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上班时间不能炒股，不能炒股，为什么总不听？”

“不炒股，光靠事务所的这点收入，我怎么去买房子，娶老婆，养车？总不能让我喝西北风吧？”

“像你这样花钱的手段，再多的钱也不够。”

“所以我得广开财路，可我不受贿不犯法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苏大律师，别教育我了，好不好？”来到法院门口的停车广场上，林安宁拉开自己那辆吉普车的车门，“我送您回事务所，保证您的安全。”

“文书呢？”

“他在那儿。”林安宁看到斜着肩膀背着包的文书，走上了街道，“他去乘大巴了。”

“好吧。”苏天雷坐进车里，嘴里还不停地做着解释，“我回事务所还有急事，别以为我想蹭你的车坐。”

“谁说您苏大律师蹭车坐了？唉。”林安宁发动了汽车，打着方向盘，离开了法院门前的停车场，上了城市的大道。

“小林，我手里的一桩医疗赔偿案，是个人诉讼集体，弱势告强势，舆论会站在我这边的，我有必胜的把握，到时候你就会知道的。”苏天雷总喜欢喋喋不休地向林安宁解剖着手里的案子，其实也就是喜欢炫耀炫耀自己的能耐。

按理说，作为苏天雷的助手，林安宁顺着毛抹就是了，附和附和，让苏天雷的虚荣心获得些满足，感觉舒服舒服，也就得了，哪知道林安宁这人，从小就是吃错药的人，偏不。“苏大律师，这是法律，又不是写小说，拍电影，您以为能以情动人，按情量法啊？”

“你这个人怎么总喜欢和我抬杠？”苏天雷果然不快了，“我不过是说，这场官司打下来，我们的赢面比较大而已，请注意，是我们，而不是我一个人。”

“我是说，还是作最坏的打算，况且我们那位当事人……”

“当事人的事，由我来操心。”苏天雷没好气地打断林安宁说话，“你记一记，这几天，你得把这些东西给我搞来。”

“好好好。”

苏天雷自己掏出小本子，一边说，一边写着：“一对人体肋骨，一对小腿骨，一对膝盖骨。”苏天雷写完后把纸撕下来，放在林安宁的口袋里，特地关照，“记住了，是人的骨头，别到时候又用别的什么东西来应付我。”

“我的苏大律师，您也太瞧得起我。”林安宁一手操着方向盘，一手从口袋里把那张纸掏出来，瞥了一下，哭丧着脸说，

“我到哪里去搞这些骨头？总不能上太平间偷尸体吧？”

“那是你的事，我管不了，只要到时候，你把它给我就行。”这是苏天雷走出法庭后脸上第一次露出欣慰的笑容。他就喜欢看到林安宁的难堪和尴尬。

“我……”

林安宁还准备继续说下去，苏天雷的手机响了，林安宁只好打住话头，把那些抱怨的话咽了下去。

“噢，梅总啊。”苏天雷转过脸去看了看街道，“好的，十分钟后我就到经纬集团大楼下面，我还真的有事找梅总您商量呢。”

苏天雷收了手机，正想吩咐林安宁。林安宁手里的方向盘往左一打，吉普车拐上了另外一条道。苏天雷又一次露出笑容，他对林安宁什么都可以不满意，可全事务所没第二个人的脑子有林安宁好使，这也是苏天雷于公于私都承认的事实。

“你跟你女朋友什么时候办事？”苏天雷问林安宁，也是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，和善的态度。

“我女朋友可不是一个两个的，多着呢，您问哪个女朋友？”好事情到了林安宁的嘴里，总是不对味。

“当然是梅总的女儿啊。”苏天雷想到梅洁，不免笑得更开心了些，“华桦那小女孩，大学一毕业就报社当记者，好职业，好出身，好容貌……”

“这就是苏大律师的择偶标准？”林安宁看到经纬集团的大楼了。

“别把正经事当玩笑看。”苏天雷又不高兴了，“梅总一向是我苏天雷尊重的女性，她的女儿我关心一下，也是应该的。你别总是那副让人受不了的吊儿郎当，谈恋爱可不是你这副

德性。”

林安宁手一拍方向盘，“我差点忘了，您是梅总多年的追随者。怎么样了，事情，有没有眉目？”

“你给我停车。”林安宁的话戳到了苏天雷的痛处，他大声地喊着。

在苏天雷愤怒的声音在车内即将消失的那一瞬间，林安宁一脚踩在了刹车上。苏天雷满脸不悦地推开车门下车，重重地把车门碰上，穿过马路，朝经纬集团大楼前走去。

林安宁坐在车里，撇了撇嘴，看着苏天雷的背影。

杨守富把攥着的拳头松开，手掌心里已经湿透了。虽说他不敢朝前面这个男人的头上一拳挥过去，可杨守富再也不想继续保持着令人难熬的沉默了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流氓。”杨守富突然扯着嗓子叫喊起来，车上的人都扭着头看着杨守富。那个中年男人也惊慌地掉过头来。华桦当然也掉过头来看着惊叫中的杨守富。杨守富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，伸手朝中年男人的裤裆里抓去，嘴里依旧大声地喊着：“华记者，他在干坏事，他在弄你，就这个流氓。”

车上的人一下子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目光齐崭崭地落在华桦脸上。

那个中年男人被杨守富突然的一抓，大喊，像虾子被扔进热锅里面，背比杨守富还要佝偻，使劲地挣脱开杨守富的手：“你……你瞎说……什么……？”

“……我都……看见了……你赖……”

大巴正好到站，一个刹车，车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聚焦在杨守富这里，谁也没有防备大巴的停顿，刹车使所有人前

倾后仰。

华桦却在刹车、开门的第一时间蹿了下去。

杨守富一愣，慌忙地松开那只抓住中年男人裤裆里硬邦邦鸡巴的手，贼似的跟着华桦跑下车。反倒是那个耍流氓的中年男人，冲着车下喊：“神经病啊，老不死的，你。”

大巴士又上路了。

杨守富追上在前面快步走着的华桦。

“都是你，大喊大叫的，那么多人，让我丢脸。”

杨守富听到华桦的埋怨，一边喘着粗气，一边委屈地解释：“华记者，他真的是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”华桦没好脸地看了一眼可怜巴巴的杨守富，“我躲过去就是了，你这么一喊，若是车上有人认识我，传出去了，让我多难为情？”

“我是想帮你。”

“走吧。”

华桦又迈开腿，朝前快速走着。

杨守富依旧喘着气，屁颠屁颠地紧随华桦身后，追着。

十字路口的红灯果断地让华桦快速的行走中止下来，使得杨守富获得了喘息的机会。华桦看看站在她身旁的杨守富，尔后掏出手机，拨打电话。

“我是华桦，还有哪位小姐给你打电话啊？”华桦一手按着耳朵，一手紧紧地把手机贴近另一只耳朵，“找你有急事……对……十万火急……”

红灯还亮着，站了一会儿的行人耐不住了，就往路上走，杨守富看到人家都通过了，也跟着走，华桦瞥了杨守富一眼，

伸过手去拉住了杨守富，一辆汽车擦着杨守富的身子驶过去，把杨守富身上那件旧的中山装都吓得衣角直掀。

“……你闯什么红灯啊……不要命啦？”

“我什么时候闯红灯了？”林安宁在电话里对华桦的指责很生气，他现在也正巧赶上个十字路口的红灯，规规矩矩地刹车停在线内，华桦却说他闯红灯。

“不是说你……我说别人呢……别总是和我吵……见了面吵……不见面也吵……好了……我到事务所等你……快点……真的有急事。”

华桦把手机放回包里，正好一对恋人相拥着从她身边走过去，华桦嫉妒得只好恨恨地看着那对旁若无人的恋人，对傻傻站在一边的杨守富使着小性子，“走了啦，红灯要闯，绿灯却不走了。”

杨守富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得罪了华桦了，一声不吭地跟在华桦身后。谁让自己有事要求华桦呢。

2

华桦可没有觉得杨守富有什么事求她，而是感到社会对杨守富太不公平了。弱者受不到保护，比比皆是，并非杨守富独自一人。这理儿，华桦心里明白着，问题是华桦正好遇上了杨守富来报社诉苦，华桦又正好是法制专版的记者。事情既然搁她身上了，华桦觉得撒手不行，更何况在华桦的心目中，自己的男朋友林安宁又是个律师，并且是个优秀得让别人永远汗颜的律师。凭华桦一时主观判断，杨守富的冤屈该结了，谁让他遇上翻案的机会了呢？

林安宁一定得接下这个案子。这就是华桦带杨守富来事务所找林安宁之前,就下的命令,差不多像老师布置给学生的一道计算题。这二十四年来,华桦有过无数次的骄傲,能让她骄傲得经常睡不安稳的,就数自己认识了林安宁。有时夜半了,华桦神经质地坐在床上,仔细地编排着林安宁的好处,找了一个时辰,愣是一样都没有找着,只好生气地重新躺回被窝里。还是骄傲着。又坐起来寻找,还是没找着,反复数次,天就亮了。翌日还有采访任务,以为自己精神萎靡,写不好稿子,准备挨主编大人的骂。还就怪了,那天的稿子非但写得让人叫好,还写得特别利索。平时写那么一篇稿子,得花三个小时,那天华桦硬是没花上一个小时。这就使得华桦认了个死理——林安宁是她灵感的启动器。但华桦不会让林安宁知道这个秘密。惟一让华桦难以理解的,只要和林安宁在一起,两人总是吵,忽然都成了好斗的公鸡,谁也不让谁,满怀喜悦地约定了见面,非吵得离心离肺,尔后又沦落进了朝思暮想。

今天还没有见面,林安宁就在电话里跟她大声嚷嚷。

当华桦踏进事务所的大门后,华桦下定决心,不跟林安宁吵嘴。这时的华桦,才从理想的乌托邦中把自己拽出来:杨守富的案子,不是好摆布的。若是林安宁接手了杨守富的案子,说不准,羊肉没吃着,惹了一身的羊膻味。更让华桦觉得脸上抹不开的,是林安宁会当着华桦的面,一口拒绝杨守富的案子。

所以,千万对林安宁要好语相待,笑脸相向。

想到这里,华桦顿时在脸上布满甜甜的笑容,还把化妆镜拿出来,看看,笑容是不是能打动林安宁那颗无规律可循的心?华桦自我感觉还不错,于是,在她估计林安宁的吉普车该